



蜀鑑卷第七

前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楊國忠首倡幸

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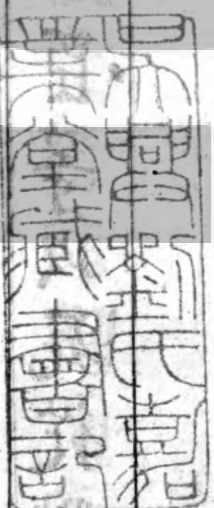
之信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

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

孫楊國忠常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

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帝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馬嵬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七十餘萬

足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

非人卿等從朕倉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

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

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

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

不敢有二扶風改為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賴王璩先行詣劍南壽王

瑁等分六軍以次之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帝至普安房琯謁見以琯同平章事

上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即位于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扶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常璉入蜀奉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叢爾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  
之漢中焚絕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  
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迺沈溺宴安召禍致寇  
不獲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  
帝以歸關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哉厥後德宗至興

元而遽反中和之駕留蜀者三年朱溫遂以篡唐  
唐人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基于明皇之弃京師  
而走蜀歟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正元年劔南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節度使韋臯薨闢久佐臯幕自為留後使諸將表  
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徵闢為  
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  
上怒貶滋吉州刺史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



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  
疏以為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  
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  
使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于梓州

外使闢自為留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軍兵馬李  
元弈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  
斜谷李元奕出駱谷

上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  
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

知神策軍將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  
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迺命高崇文將五千李  
元弈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闢高崇文屯長武城練  
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  
一無所闕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及勸者崇  
文斬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劔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闢據劔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為東川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于崇文以求



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嚴礪奏克梓州制  
削奪闢官爵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闔無  
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為東  
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于漢州嚴礪  
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于石碑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  
擊敗之闢置柵于關東萬勝堆崇文遣將高霞寓  
攻奪之崇文又破闢于德陽又破之于漢州嚴秦  
破闢萬餘人于綿州石碑谷。鹿頭關在漢州德

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于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玄武今潼

川府中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于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于神

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  
城降于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闢檻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



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  
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嚴礪為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  
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論曰。河北連衡旅拒朝命地險勢強誠未易支  
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為比唐都關中蜀近在戶  
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吐蕃陸梁韋臯得以久任  
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臯之轍自稱留  
後此而不討何以為國憲宗任杜黃裳為相天誅  
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黃巢趣長  
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  
出惟福穆澤壽四



能復振及得畋擻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之琪夜突  
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  
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  
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于  
墓願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墓願津在眉州眉

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多  
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  
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寔無罪也  
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于  
西城煎油澁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  
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怒憤  
為盜踰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  
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  
民為俘日十數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  
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  
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  
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能入蜀州境陳敬瑄  
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伐之未發前  
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皆曰某村民  
阡能囚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訶事得寔則免汝家  
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  
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  
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  
云僕射聞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使尚書求汝汝  
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  
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  
雙流周視槩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  
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  
槩柵賊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  
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曰書其背使歸  
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  
降者不款即遣汝婦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  
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  
乃取渾擎旗倒擎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  
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  
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  
降執勾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  
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款出兵衆皆不應  
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  
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  
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  
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  
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



六日五賊悉平敬瑄梟二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擎  
勾胡僧而高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  
第歸于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  
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  
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  
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  
有故今若殺之豈非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  
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有良  
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陷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  
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  
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  
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昭奸智足以守  
信廉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  
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  
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于求  
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昇等聚眾寇江淮貢賦斷絕雲安  
清井路不通之益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  
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雲安今隸夔州清井今



長寧軍

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平之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圍副史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杞追及之詰旦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

仁厚不忍城中玉石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張杞在潼川府

光啟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光啟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陷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司馬公考異云張

耆舊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于太師極



忠孝使在王司徒不過梓潼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亦三起非  
一高仁厚為之掃平則雖區區之蜀不容以一朝  
居也愚觀仁厚忠誠智略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  
呼世運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時  
有鄭畋以為相有仁厚以為將使二子得伸其志  
而敬瑄令孜不遂其姦則唐宗未至于不可支也  
觀仁厚之平阡能等吐露心腹于蚩蚩之氓而至  
于不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民喜  
亂不為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官耳其明智與  
兼為後世君子之所樂道而高仁厚之忠厚卓卓  
如此宋景文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  
夫

###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啓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惧不  
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  
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  
茂寔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  
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



下襲閬州遂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王建攻成都克退保漢州與共謀圖已田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已田  
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  
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  
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瑱于綿遂拔漢州進  
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勾惟立于蠶岷又拔德陽  
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  
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學射山在成都  
蠶岷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以韋昭度  
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  
請赦建罪移敬瑄宅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  
憤藩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  
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  
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勲等擁兵自保皆附于  
建

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削奪陳敬



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鬻其親吏昭度大惧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劔門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田令孜以印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

景德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踰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王崇侃最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



曰又有甚于此者今諸寨旦出洵虜薄暮乃返曾  
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  
內俟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于三面城下各出  
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于救能無敗乎宗侃矍  
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例為狀以白  
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洵  
虜三乞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  
安之事願帖守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  
集于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從送  
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于招安寨中  
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  
未入山多滙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  
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  
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  
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  
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  
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得之  
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于塵土草  
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



不能宜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叙華陽國志也其言曰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千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没于丘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人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真可惜也

鳳翔節度使李茂真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  
命茂真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貞表其  
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于閬州破之

大順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請于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  
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  
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  
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



圃

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更名宗播  
荆南節度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為萬州刺史  
存遂降于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  
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  
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于  
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為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  
救于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  
其謀至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玄武今中江

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劔門王宗播擊擒  
之

王建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王宗綽為東川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崇滌朝廷遣使  
和解兩川遇建于張杞寨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  
情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



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候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于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彥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

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致斗筲竊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彥暉獨攫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欲為建者非果忠于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喋血數年乃已其禍也亦慘矣二州之人尸而祝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成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王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三泉今



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王建取洋州興州志然之宗然前自

李思敬以洋州降于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為

興州刺史蜀中西

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建亦修好

于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

王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

施然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于星宿山官馬

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嘆服建本騎將故得

天蜀之後于文維黎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

數

進王建爵蜀王

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

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

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姓名曰王

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奔歸峽屯軍

夔州。王建自光啓二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復

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



王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興平遇汴兵不得  
天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

五月趙康凝攻夔州

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  
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鉄絙絕江中流立柵于

兩端謂之鎖峽

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馮涓言于

王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並而為一舉兵得蜀

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

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

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

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取之行襲奏金州

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數年桑弘志又克之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西岐蜀交爭

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

梁以僭號唐已亡矣今係和蜀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于

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

是王宗縮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



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弃興元道襲曰  
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  
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于廉讓之間與唐道  
襲合擊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明日又戰于鳧口  
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  
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  
天州記范栢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  
曰卿州復有此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  
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鳧口  
鳧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主入利州命彭君集破岐二寨王宗侃在安遠  
遣人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王  
宗弼救安遠宗弼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宗弼  
敗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王宗播  
敗岐兵于黃牛川蜀主自利州如興元安遠軍望  
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宗弼夾攻

十一寨岐

圍遁秦

軍

黃牛川

中巴在今巴州泥溪

今米倉山間道也



蜀永平二年

攻岐文州拔之

永平四年

破長城關

永平二年

階成秦

遣王宗瑤攻鳳州王

鎮與秦

保鹿臺山王

秦州王宗瑤

克州蜀軍臣節度使李繼崇奉牌

印迎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會王宗瑤攻鳳州克

之。泥陽水北出泥谷上染坊屬天水在阜郊堡

南

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

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

寶雞王宗播等出散關至隴州李繼安奔隴州奔

于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

關在隴州隴安縣

天元年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高季昌攻蜀夔州

蜀王建永平四年荆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



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  
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鉄鉞拒之船不得進  
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  
牛羊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  
大敗俘斬五千級

後唐取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  
李紹宗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  
紹琛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彥思等降得城中糧  
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  
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岌鳳翔蓄積  
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  
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  
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

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蜀主王衍東游至利州遣王崇勳等將兵逆戰李紹  
琛等戰于三泉大破之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  
崇勳等為三招討將兵三萬人逆戰兵皆怨憤曰



龍武軍糧賜倍于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

蜀主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

李紹琛趣利州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祿及諸城鎮皆降

蜀武德留後宋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崇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歸成都

王承休與安重霸在秦隴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

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

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

俱西承休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

歸承休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

從將行州人餞于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于馬前

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

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與

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西南還蜀其地皆不毛

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北至茂州餘衆二

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寰宇記云廢扶州



在文州曲水縣今為鎮文州西至扶州鎮審界一  
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  
州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  
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尋遁去夔忠萬三州遣  
使詣魏王繼岌降

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季興常欲取  
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  
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鉄鑠斷江路季興遣  
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于鎖不能進退矢  
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  
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同光三年季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  
魏王繼岌至劔州

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季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漢州  
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  
江浮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  
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胆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  
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



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

王宗弼遣使勞軍且輸降款

魏王繼岌郭崇韜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

蜀主王衍出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王宗弼王承休伏誅莊

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

馬九千五百疋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

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兩珠玉犀象二

萬文綿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

國也所得止于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

韜家

王建自光啟三年丁未入閬州至唐同光三年乙

酉蜀滅凡三十九年



西川節度使

王自武相三年未入關

國也此節五年地限

蜀鑑卷第八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董璋

為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會封恩將行言

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崇韜素與董

璋善蜀平崇韜用為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為

西川節度使

郭崇韜誅李紹琛及于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

園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為多董璋位居下帥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咄囁誰門耶璋惧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赦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宋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枝木為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群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群盜悉誅之

天成三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為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

又紹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

祥大惧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為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劔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劔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于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于劔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侯弘實會璋攻閬州

知祥謀于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降于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北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  
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  
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奔劔閣非計也。  
漫天名在利州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夔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

趣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襲劔門克之王弘贇等破劔州退保劔門

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弘贇等引兵出入頭山後過

劔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贇等破

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

門。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劔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劔

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

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

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

屯劔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

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



使龐福誠謝鏗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  
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  
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  
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  
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于官軍營後鏗帥餘衆  
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  
劔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  
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  
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  
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  
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木馬  
寨距劔州十里來蘇近劔門小路也劔門南清疆  
對與大路合

王弘贇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為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  
陵州刺史王暉兵將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  
山

石敬瑭進屯劔州不利退屯劔門

敬瑭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兵于牙城後山李肇  
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



射者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  
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塘又使騎兵衝河  
橋李肇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塘引去  
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塘還屯劔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表諭奏以  
為蜀可伐明宗頗然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石敬瑭以遂閬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  
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  
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  
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  
之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李彥琦棄城走兩川兵  
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

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諛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將劉  
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  
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



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于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  
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劔州與李肇同功願  
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  
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于牙城內外又  
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  
水戰以備夔峽

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  
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  
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  
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轉運使蜀人  
歆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  
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  
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  
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于漢州榷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監監隸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監隸西川以監直贍  
寧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為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畧地至  
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奔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  
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  
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  
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  
所擒璋遂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  
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于鎮北逢明  
廷隱陳于雞蹤橋璋望西川兵勝退陳于武侯廟  
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輦何為何不速  
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大進降于知祥言  
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



毛重威李敬塘守雞縱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  
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  
大敗死者數千人擒其親兵八十餘人璋拊膺曰  
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  
追璋至武侯津趙廷隱追至赤水。赤水在漢州  
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雞縱橋在彌牟鎮武侯  
津在瀾濛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兄弟五  
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畱俗人呼為五侯水

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于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為東川節度使蜀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  
降

遂有山南洋川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利州  
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

昶據五代史蜀檮杌亦同

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檮杌于是盡有  
王衍故地蜀檮杌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  
之又通鑑書此殊畧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黄牛寨蜀將趙季札遁歸蜀王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  
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

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使還請

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黃

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惧不敢進單騎馳

還成都蜀主怒斬之。黄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

趙原四十里原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成州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因請罷兵

帝命我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蜀

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



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于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濤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奔秦州奔還成都斜谷援兵去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二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黃花谷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榭山南流逕唐倉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于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汗葦岷



論蜀者羞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僞定蜀地知祥之據蜀也奕世而後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唯矣及其亡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劔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為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士之賢于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為鳳州路都部署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

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說蜀主遣使并門發兵南下而蜀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彥韜等齎蠟彈帛書遺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入寇彥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醫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連上問以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笑于是命全斌等分道進討

上出畫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裨將史延德



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即平矣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關白水閣三十餘寨皆拔之

蜀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奔城走史延德入興元追獲之蜀軍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奔山南退保西縣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弱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裨將崔彥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彥儔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生擒戰棹使袁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于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沂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



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埃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守將高彥儔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已遣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于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衆出鬪，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印授濟，反拒其戶，整衣冠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于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



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  
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  
其寨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奔至利州  
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劔門全斌  
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劔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惧乃募兵守劔門命太子  
玄詰為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會  
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  
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

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柵對江可  
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道合若  
大軍行此路則劔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赴  
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胆氣奪矣可急攻而  
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  
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攻劔門昭遠等必成擒  
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  
梁以濟蜀人見之奔寨而走延德遂至青疆王昭  
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二偏將守劔門全斌等  
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



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  
執昭遠免胄弃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劔州昭遠為  
追騎所獲太子玄詰等皆嬉遊不卹軍政至綿州  
聞劔門已破弃軍西還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等入成都  
蜀老将石琚願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吾父子以  
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  
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迺  
遣伊審微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義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于成都

光義等發夔門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  
知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用屠戮以逞曹彬禁  
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  
等縱部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  
具國史茲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二君垂五十  
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為四僭竊蜂起  
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

宋龍興削平僭偽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  
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



笑

王師既定蜀繼下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  
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

中興以來虎臣宿將極力扞禦如手足之衛頭目  
民之戴

宋有死無二三十年猶一日也夫以

藝祖之宵旰以圖蜀其艱且勤也如此蜀在

今日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氣猶懼不  
支况輕視而淺謀乎念

祖宗有蜀之勤而顧

今日保蜀之不易則昔人之得失可不為永鑒歟



蜀鑑卷第九

西南夷本末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細故也漢武帝始署郡縣叛服不常屢見于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氏羗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為階成興鳳等州為蜀之藩籬已別見不著于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為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為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夙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犇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婦至長  
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蜀將多竊持出市夜  
卽夜卽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  
越王名為外臣寔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  
多絕竊聞夜卽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卽道為置吏上乃拜蒙  
為中卽將將千人從符閔入見夜卽侯多同厚賜  
之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為道  
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

○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莊驕泝沅水出苴蘭  
以伐夜卽植牂柯繫船于是苴蘭既克夜卽又降  
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通遂留王滇池因名苴  
蘭為牂柯國注牂柯繫船杙也後漢注牂柯江中  
名山也犍閔在沉黎郡又云犍為郡治犍元光五  
年又治南廣水經注云犍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  
有犍後漢史注犍水過牂柯郡出沅江水經注  
云東逕沅水出苴蘭東逕辰陽南又徑沅陵縣西  
寰宇記云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卽秦夜卽苴蘭  
縣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卽縣



牂州建安縣有古牂柯郡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  
皆其境也。潁縣水出符縣今瀘州合江縣即符地  
南廣今叙州南溪縣亦地潁與南廣皆在都江  
之南也。

以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尉  
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夔道詣牂柯江士卒多  
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巴蜀民大驚上使司  
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  
報時邛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更上問相  
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  
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  
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  
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  
置一都尉餘十縣屬漢天子大悅靈關道漢地理  
志屬越巂郡寰宇記云靈關山在雅州蘆山縣北  
二十里峯嶺嵯峨靈關鎮在蘆山縣北八十二里  
四向險峻控帶藩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  
云廊靈關而為門邛徠山本名邛笮即邛人笮人  
之交邛徠關在雅州榮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  
曰沙水出雋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



符入繩

元朔三年罷西夷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注  
自保守且修其城郭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  
夷

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風俗大宛在漢正西  
可萬里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  
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  
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毒物  
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宜徑天子既聞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  
中國同業而兵弱貴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  
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南方犍昆明終莫得通  
于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滇池寰宇記  
云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



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漢為益州郡治蜀漢又改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滇池在晉寧縣隸戎州都督北接嵩州戎州今叙州也

元鼎六年苴蘭君反平之以為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以為夜郎王以邛都為越嵩郡

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并殺笮侯冉駹之戎等皆震讐乃置四郡。苴蘭夜郎牂牁已見上寰宇記云郡有

越水嵩水皆出深羗界言越嵩者以彰威德也越

嵩郡在黎州徼外唐置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越

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笮都最大為沈黎郡今

黎州之境是也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

大置汶山郡今茂州諸羗是也在蜀之西自駹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置武都郡今階成興

鳳文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通文州元封三

年武都氐反分徙酒泉今附見此

元封三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元狩二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  
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  
昌發巴蜀人擊勞深靡莫以兵滇滇王舉國降請  
置吏入朝于是以為益州郡。漢史夜郎之西有  
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東北接雋州名為雋昆明  
在叙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牁夷反募吏民發奔命擊  
破之蓋以東北夷以十幾百餘人破之

益州廉頭故繒民反殺長史牂牁談指同並等二  
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永衡都尉發蜀郡犍  
為奔命萬餘人擊牂牁大破之。廉頭故繒未詳

談指同並皆漢牂牁郡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秉勝辟胡戰

士溺死者千餘人。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

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鈎町  
侯亡波為鈎町王

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鈎町侯亡波  
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



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閔內侯。鈞町益州郡縣後為寧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為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五都白馬氏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羗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按華陽國志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即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虜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使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粟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奔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



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  
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  
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為不  
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  
絕其王侯勿復與通知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  
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  
戰師則萬姓被害鳳許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  
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興國召興臣立數責因斷其頭出曉士衆以興頭  
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  
興妻父翁指收餘兵迫脅二十二邑復反立討之  
威震南裔。鈞町漏臥漢屬牂牁郡後屬興古郡  
近朱提在叙州徼外今叙州有陳立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牁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牂牁  
大尹周欽詐殺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  
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浸殺益州尹程莽遣平蠻  
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于民以擊  
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  
還誅之



莽天鳳元年大發兵擊夜郎蠻不克越雋蠻亦殺其太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  
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  
大賦歛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粵雋任貴殺大尹以城  
降于述

益州太守文齊牂牁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  
二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城都  
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  
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三蜀人姓龍傳尹董  
氏與功曹謝暹保牂牁郡聞光武在河北乃遣使  
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蜀平  
徵文齊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  
之于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為越雋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蠡反詔劉尚討之尚誅任貴  
與棟蠡等連戰破之



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標榆弄棟連然滇池建於昆  
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  
保朱提遣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遣  
合萬三千人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蠶等  
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首邛穀王任貴  
恐尚定南方已不得自縱因欲襲擊尚尚知其謀  
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尚虜獲生口馬  
牛羊甚衆。姑復標榆弄棟屬雲南郡連然滇池  
建於昆明屬建寧郡朱提郡在廢曲州今叙州宜  
賓縣接境建寧郡治味有郁駟縣屬叙州宣化縣  
接境餘見下注華陽國志云不韋永昌郡治古哀  
牢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詣越巂太守鄭鴻降封賢  
栗等為君長

牢山夷散在溪谷絕域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  
二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槎南下江漢擊附塞夷  
鹿豸鹿豸王與戰殺其兄弟六人共埋之夜為虎  
食其尸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恐曰我曹入邊塞自  
古有之今攻鹿豸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人乎天  
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種人戶詣越巂太守求朝



自是歲來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

傳首京師

太守翕安漢人政理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

卒蘇祈叟二百人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

詔書嘉美為立祠堂○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

栗舊郡安漢今果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博南哀

牢國

蘇祈蘇良不世孫也

吐蕃之世

靈壽合

粟

此

扑

解

喜

山

解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  
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  
等百餘國戶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  
稱為白臣僕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  
作詩三章路經邛徠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  
岐道臣輒譯其詞語謹遣犍為郡掾暴護送詣闕  
并上其樂詩是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畫山神海  
靈竒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白狼在  
邛徠之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笮姑邛人  
笮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  
則劇寒零高坂即靈閣道也寰宇記云並在雅州  
蘆山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  
雋益州二郡兵及昆明夷等擊破于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雋太守王尋奔牂榆  
帝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  
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  
牢于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疋封  
為破虜傍邑侯。牂榆後蜀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為益州太守始興學校于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  
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尹珍者遠從許叔重受五  
經還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  
和帝永元六年敷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  
象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檀國王雍田調重譯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並附哀牢

夷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繒等內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笮都夷傳。

旄牛今黎州通望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僬僇種夷陸類等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犛陵城殺縣令

犛陵犛州今茂州界

元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舉國內附

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旄舉

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為奉通邑君。旄結毛為



歸也音餌

元初三年越雋徼外夷大羊舉種內附

種人三萬一千戶內屬

元初四年越雋夷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

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雋夷詔益州刺

史張喬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三十餘縣殺

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

張喬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牒榆擊之先

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二萬

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

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

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

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

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象天子以張喬有遺

愛拜其子湍為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檀國王再遣使入貢

檀國雍由調敵樂及幻人能燃火自言我海



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檀國西通大秦明年元會安  
帝作樂餘庭封由調為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閔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知太守。旄牛

屬今黎州零閔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  
率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為患夷胸忍等射之號曰板楯蠻

延熹二年蜀都三襄夷寇犍為

犍為在唐冀州衛山冀水兩縣古松州悉州之間

與茂接境近西羌

延熹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  
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詔以李顥  
為益州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  
之不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  
不如弃之太尉掾 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益  
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  
陟顥卒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毅初



到郡米斛萬錢漸人以恩米至數十云

敵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為庾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為朱提太守庾降都督輕  
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為庾降督

鄧方為昭烈問代于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先  
零之役趙克國有言莫若老臣遂用恢為都督治  
平夷縣。寰宇記云平夷即興古郡華陽國志云  
建寧郡治味暗故庾降都督屯也味在唐為郎州  
與朱提相接今在叙州徼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都督雍闓等以四郡叛

益州郡都督雍闓聞昭烈崩隕殺太守正昂以張  
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外壺雖澤  
而內寔麤殺之不可縛與吳于是執送裔于吳吳  
王孫權遙用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  
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移徼永昌稱說  
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  
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  
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  
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



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  
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  
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  
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  
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  
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廢志世祖皆  
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  
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  
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能追鄙土何  
足宰哉蓋聞楚國不共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  
不長况臣于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誼臣無越  
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  
故略陳所懷闔不聽都護李嚴與闔書諭闔荅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  
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悖謾如此使郡人孟獲  
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犍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  
高定皆叛應闔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  
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闔遂平四郡亮率衆南  
征叅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



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  
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  
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自安上由水路入越雋別遣馬忠伐牂牁李  
恢向益州高定自託于定符卑水多為壘守亮欲  
俟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  
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亮既定元而馬忠  
破牂牁李恢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  
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  
敗今祇知此即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  
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  
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  
食一不易也加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  
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  
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  
不留兵不糧運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  
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  
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



亮自漢陽還亮又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  
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  
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  
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為誓碑云碑若仆蠻為漢奴  
蠻人至今以石搢之。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  
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  
武侯以夏渡為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遠  
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盧峯最為高  
秀孤高三十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  
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  
出焉水沿流間閔蜀土大度水徼外至葑與若大  
水合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徑邛都縣入  
若水渾水又逕越雋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  
北至犍為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又東北至夔道  
縣入于江若水瀘水渾水孫水大渡水淹水隨決  
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為一津更無別川  
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雋州會川縣有瀘津閔  
閔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  
論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酈道元之說在始昌不  
韋縣樂史之說在雋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



亮自漢陽還亮又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  
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  
蓋巡行安邨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  
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為誓碑云碑若仆蠻為漢奴  
蠻人至今以石播之。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  
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  
武侯以夏渡為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韋  
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盧峯最為高  
秀孤高三十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  
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  
出焉水沿流間閔蜀土大度水徼外至茆與若大  
水合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徑邛都縣入  
若水滄水又逕越嵩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  
北至犍為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又東北至夔道  
縣入于江若水瀘水滄水孫水大渡水淹水隨決  
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為一津更無別川  
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嵩州會川縣有瀘津閔  
閔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  
論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酈道元之說在始昌不  
韋縣樂史之說在嵩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



說是也蓋孫水若水繩水皆出于西北徼外而合于邛笮之間其山即盧峯故唐吐蕃嘗屯三瀘水謂之三瀘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瀘則由越嶲入益州也益州即滇池連而然雲南等縣矣不韋縣在永昌郡又益州之極西南三瀘自越嶲入朱提諸史所言皆然經益州界則有之若謂之逕不韋縣又謂盧峯在不韋則誤矣樂史又以堡峯為盧則擇焉不精矣渡瀘細事耳然非參稽舊史則未易知也

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永昌置雲南郡牂牁置興古郡

以李恢為建寧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丞相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徧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以馬忠為牂牁太守。建寧郡治味縣都屬焉今敘州宜賓界也雲南即古滇王國唐為姚州治弄棟川即漢弄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在此地也興古郡即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升



麻等地即州又接曲梁州即朱提縣朱提又接今敘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忠為庾降都督

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檄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延熙三年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越雋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是

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為太守以計降其君長誅戮

蘇定荂諸豪酋繕治城郭蠻夷致力定荂臺登卑

音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鉄及漆而夷徼

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置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遣將軍姜維討平之

寰宇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德七年白

狗羗降附于姜維故城置維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分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之交州永昌合四郡為寧州太康二年又廢寧州入



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一部夷族都監行夷事

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寧州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

光寧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毅卒  
寧州類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弊若不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死陳屍為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劉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劉為朱提太守至南廣時寧州內逼于李雄外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首為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叢夜即莊王墓遜



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  
。莊王墓即莊驕墓也楚威王遣莊驕伐夜郎遂  
王滇池滇王其後也南廣朱提漢屬犍為郡在今  
敘州徼外

愍帝建興二年夷王冲歸朱提雷炤建寧蠻薑降于  
李雄遣李驤破越雋李雄伐寧州王遜破之  
犍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  
犍牂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建寧蠻薑與益州太  
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  
父驤破越雋攻臺登縣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  
于臺登縣違遜指授驤軍大敗殺追之至瀘水赴  
水死者千餘人。臺登朱提屬邑今敘州徼外有  
臺登山瀘水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羅恒戰于  
臺登兵敗術死

臺登屬雋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奉降于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里為前鋒拔之又遣鎮南  
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  
南中之地惟犍牂謝恕不為壽用遂保郡獨為晉



官壽復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鎮南中

事已見上蜀上無獠始從山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自此蜀之藩籬蕩然南夷之事不可推訪矣惟蜀獠為患至唐末猶見之史要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嵩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嵩因置郡。李膺益州記云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間之公私路絕無可推訪後魏廢

帝二年始更招携民漸墾殖因僑立蒙山郡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叛乍服後周武帝征越嵩又開其地因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嚴州為西寧州。蒙山郡今雅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寧羗平之

初王謙反于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州酋帥豐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犍犴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鬻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陳略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蠻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萬歲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州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紀功碑度西瀾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惧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蠻翫入朝詔許之蠻翫陰有貳心賂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欲誅萬歲翫惧入朝文帝誅之。紀功碑在拓東城西瀾河在南詔所都城下即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即滇池也以梁毗為西寧州刺史毗為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于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第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為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天寶初分天下為十道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二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蠻蠻弘達為昆州刺史

兩蠻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寧喻猷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駁



馬犀象明珠隋末蠻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為  
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  
尸歸壘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喻其部落皆來  
降。曲州即漢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為郎  
州靖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瀾河為境即葉榆河也  
嵩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至其國說之來降自是  
歲與牂牁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仁  
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瀾河周歷數千里蠻  
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  
帥為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命仁  
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正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蠻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  
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為應  
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牂牁酋長謝能羽及  
克州蠻入貢詔以牂牁為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



因是上言昔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  
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  
詔可

正觀二十二年西瀾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  
數十姓趙揚李董為鉅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  
有城郭文字頗知歷數自夜即滇池以西皆莊蹻  
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為歲首雋  
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  
擊之西瀾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  
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  
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感悅西瀾河蠻  
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雋  
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  
大首領楊同外楊劔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  
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蠻開蜻蛉弄棟為縣  
蠻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于是內屬以其地  
為傍望覽兵求五州隸郎州都督泉蠻地與蜻蛉



弄棟接亦隸卽州

高宗永徽元年卽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

蠻饑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

開蜻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

二川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

葉榆西瀾河相接人衆殷寔多于蜀川今因破白

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雋州道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東魯等

蠻于斜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瀾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卽昆黎盤四州酋長

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為姚州總管將兵討叛蠻昆明

蠻內附

置殷敷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劔南募兵于



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  
生羗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瀘諸蠻  
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有 党項及諸羗之地東

接涼松茂 十州南鄰天竺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  
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 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羗

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羗自國  
初已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  
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

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  
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  
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  
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  
全蜀以遺之地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  
今執事者乃徒僥倖之路以事西羗得其地不足  
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况其  
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  
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  
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



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  
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  
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至是永  
昌蠻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

聖曆元年蜀州刺史張東之乞罷戍姚州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  
州刺史張東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  
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  
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  
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雋州歲  
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于瀘北置  
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為姚雋道討擊使虜以鉄鉞居登梁漾漚二

水通西瀾蠻築城戍之九徵毀夷城建鉄柱于  
滇池以勅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雋蠻反攻御史李知古殺之

姚州群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



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群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嵩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頓軍

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敗昱為高要尉而死。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

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夔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

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

徐嗟咩彌嗟切

城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



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  
義于是以兵威脇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  
蕃徒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城距龍尾城十  
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  
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  
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  
以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  
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  
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之吐蕃引

去安戎改為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  
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  
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  
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  
怨發兵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萬  
討南詔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靖州南詔王閣羅  
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瀾河與



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  
歛戰尸築為京觀揚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  
碑于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  
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  
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  
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嵩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嵩會同軍據清溪關尋  
傳驃國皆降之。尋傳與驃皆蠻名驃在南詔國  
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陝自鳳翔  
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  
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劔南西  
山諸州皆入于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蕃  
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于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斬擊破之追擊于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坭一侵黎雅扣邛徕關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殞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閣羅鳳陷嶺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



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  
回說異牟尋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  
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蠻求內附韋臯奏宜招  
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臯先作邊將書  
以喻之微觀其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朝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驃旁且等  
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韋丹赤心也德宗嘉  
之賜以詔書韋臯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  
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  
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洗載  
書于西瀾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  
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  
為書遺雲南王使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  
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臯遣黎州  
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  
外。會川屬嶺州即盧峯關清溪關亦在嶺州  
貞元五年韋臯將兵擊吐蕃于臺登谷復嶺州



舊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七十里有  
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苴夢衝為大鬼主數為  
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邛時乞兵于韋臯以  
攻吐蕃韋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  
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  
貢川據高為營苴邛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  
海騰城二節度軍于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舊州  
之境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召至  
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襲吐蕃于神川  
大破之

詔加韋臯押追界羌蠻及西山入國使吐蕃與回  
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于雲南異牟尋辭以國  
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  
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于神川大破之取鉞  
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招雲南以  
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揚國



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日思為唐臣也其後韋臯遺雲南王書欲與其襲吐蕃驅之雲領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猷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表滋為冊使賜以銀窠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于唐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于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于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强然後不召患于蕃籬之外矣韋臯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拒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于是臯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近嵩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嵩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臺  
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嵩州韋臯與異牟尋發  
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勅韋臯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  
邊患臯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  
老翁城大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拔城七遂圍  
維州及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城守  
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  
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于瀘水

韋臯屯重兵于嵩州扼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  
襲南詔以八萬人圍嵩州臯命部將武免等屯嵩  
州約南詔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  
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嵩州異牟尋先欲  
攻東蛮臯報嵩州定往來道扞敵數州虜百計窺  
故嚴兵以守之東蛮庸敢懷二乎免接兵嵩州雖



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二瀘水遣間誘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等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年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為弄棟王嵯顛所殺嵯顛遂專國政于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為鄉導襲嵩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顛自為軍殿及大渡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以誅虐帥即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土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



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憎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為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韋臯欲經略河湟湏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



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其州熟臣信令  
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 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  
內屬其吐蕃 水棲雞等城既

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  
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  
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  
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  
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  
于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  
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  
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  
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閔中  
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  
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  
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  
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矣本唐之地為吐蕃  
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



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擄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近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揔十軍築仗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徠關徒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秋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



戎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閔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怵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蜀者蠻寇已迫元穎始捕市人為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寔不可用郭劉募壯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湏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



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寔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僉人浸多杜棕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雋州

杜棕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雋州遂不行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歿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于邛州以李帥望為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帥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從之以帥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帥望利于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寔邛距成都總六百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帥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帥望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于帥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入雋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叩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城奄至沐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殘十二月蠻詐為我敗卒至江岸呼船以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凌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于凌雲寺與嘉州對岸



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  
竇滂單騎宵遁再崇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  
去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于亂兵之手蠻至  
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爭走入成都所占  
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笠以自芘又乏水取摩訶  
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共修守備選兵三千人蹕曰突將蠻至眉州耽  
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擊雅懷進軍  
新津盧耽遣使告急于朝以紓一朝之患朝廷命  
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

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

蠻謂君  
王為驃

信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王晝至漢州詔

援軍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  
滂以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晝  
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蠻戰不利退  
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以分其責每款留官軍  
不使遽進二月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  
鈎環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歛兵  
約和遣使迎支詳時嚴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  
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



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  
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臯  
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以顏慶  
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  
復至新都。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  
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楮以助官軍。呼聲震  
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  
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它江驛距  
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詣支詳請和。亦依違  
荅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仙橋。是夕蠻自  
燒攻具遁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穿塹。引  
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  
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徠闕節度  
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  
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  
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龍襲破諸  
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  
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



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  
勝陷黎州入邛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  
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  
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  
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  
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  
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廊坊等兵並乞  
勅還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  
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徠關大  
渡河諸城柵又築城于戎州馬湖鎮歸平夷軍又  
築城于沐浴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  
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  
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先說南詔先  
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  
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沐  
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  
雋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  
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子德立好畋獵



酣飲委國事于大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  
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  
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  
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奕牒中書  
請為弟而不稱臣督奕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  
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礼高駢不達大体反  
因一僧咕嚕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  
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鄭畋盧携共議携  
欲和親畋不可携怒拂衣起骨硯墮地破之上聞  
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  
陷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  
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成桂  
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于彥曾以軍帑空虛  
發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  
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  
糧判官龐勛為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于是  
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  
有得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  
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



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于奔命其後龐勳之亂起于桂北之戍黃巢之寇本于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官者蠱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懃遠而志邇恐征伐不息變生于內而搖其本也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事彼固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襲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于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藉其資以給二州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于今能使之褫魄喪胆北面厥角不幸而為永嘉李氏竊據縱獠于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于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藝祖遠法三代王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于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礪



廉隅為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于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第十

終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里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

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伊川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



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象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于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

大矣哉之意也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知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知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知人和也故

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

勝矣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健也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

侯曰善通鑑周紀

無事不修再則之

此歸國之實也

曰武王克商

曰武王克商

曰武王克商

曰武王克商

曰武王克商

曰武王克商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

凡任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

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

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

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

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

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

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

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



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

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刑方等官之設其意為有在矣余師江湛溪仕蜀而出遂為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為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于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楊雄既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為經理恢拓者之助乎

德祐五年八月

古郢別跋



癸巳夏過胡氏肆中搜蠹帙之餘得此已腐蝕  
過半手自校補復成完書昔涼武昭王經史殘  
缺皆自緝綴劉昫請代王曰我自為此欲使後  
世知所重耳故予亦竊倣其義錄中所引李膺  
益州記蓋六朝人非漢之元禮也乙未仲秋坐  
朝爽閣燈下抽架上書得此遂志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梅溪園集

卷之五

詩

其一

...

...





書名	蜀 11卷		紙
版別	抄	冊數 2	年
議價	500	議價章	月 日
編號	字第 802 号		号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